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爆发力

杨晓升 / 主编

宗利华 / 爆发力

衣向东 / 塔楼十九层

范小青 / 你要开车去哪里

贾亮 / 日出日落

南飞雁 / 暖昧

冯积岐 / 捉奸
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爆发力



主编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爆发力 / 杨晓升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0

ISBN 978-7-5171-0894-8

I. ①爆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4375号

责任编辑: 史会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5.75印张
字 数	250千字
定 价	35.00元 ISBN 978-7-5171-0894-8

爆发力..... 宗利华 / 1

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，乒乓球令他结识了一批官场人物，并最终走进官场，飞黄腾达。乒乓球也让他碰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女人却慢慢爱上了他。这是一个普通人官场上的情爱历险，更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心灵史。迭出的悬念，紧张的情节，将让您爱不释卷……

塔楼十九层 衣向东 / 31

成晓琴爱上了林处长，在一次和林处长约会的时候，丈夫跟踪而至，杀死了林处长。丈夫也被枪毙了。成晓琴一个人带着儿子过。儿子长到六岁读书了，一天，儿子回家问成晓琴：妈妈，我班同学骂我爸爸是杀人犯，是吗？儿子的这个问题，使成晓琴意识到在原来的环境里生活不下去了。那么，搬了家后的成晓琴真的就幸福如意了吗？

你要开车去哪里..... 范小青 / 79

前女友出国时留给子和的一个翡翠玉蝉，让子和与妻子之间有了一层微妙关系。小说以此为主线，揭示了一对夫妻奇妙的情感历程，女主人公最终的悲剧，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：命运与婚姻之间到底该如何掌控？

日出日落 霄 亮 / 89

俗话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女人珍珠也想嫁个好男人好

好生活，然而，她却不得已先后嫁了两个男人，可在哪一个男人家都不得安生，坎坷的命运让她最终酿成了悲剧，这到底是谁的错呢？

暧昧 南飞雁 / 189

原本是简单的男女情事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互相喜欢就顺理成章，却因为身在官场，硬是弄出了一段曲曲折折的暧昧。谁料一场官场变故，竟成全了她的“倾城之恋”。

捉奸 冯积岐 / 239

两个乡的乡长联合起来捉奸，就因为那被盯上的一男一女是两个老上访户，乡里认为抓住了他们的把柄，他们就不再会上访了。于是，一场布局周密的捉奸行动开始了……

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，乒乓球令他结识了一批官场人物，并最终走进官场，飞黄腾达。乒乓球也让他碰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女人却慢慢爱上了他。这是一个普通人官场上的情爱历险，更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心灵史。迭出的悬念，紧张的情节，将让您爱不释手……

爆发力

宗利华

那天，魏春一边擦着脸上的汗，一边若无其事地跟钟子曰说，我跟你们局长打招呼了，看能不能给你换换地方。正弯着腰收拾乒乓球拍的钟子曰稍稍一愣，哦了一声。

钟子曰跟老同学魏春虽不在一个单位，但从小就一起下河摸虾上山打柴的。当魏春还是市财政局副局长的时候，钟子曰经常去他家里，觑着个脸到处翻找好烟抽。可等魏春干了一把手，钟子曰去得就少了。钟子曰觉着，你脸皮再厚也不能不识时务啊。你看人家魏春，跟你起点是相同的，都已是堂堂大局长了！你呢，在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处室，还是个副科！小虾米想跟大鱼一起玩儿也得有速度啊！再说，魏春当了局长以后明显忙起来，少有时间正儿八经接待钟子曰。不过倒有个好处，这两人都喜欢打乒乓球。魏春偶尔会有半日闲暇，就给钟子曰打电话，说练练吧？钟子曰反正有得是时间，答得却也干脆，练就练呗，谁怕谁啊？以前，他俩凑到一起，也就是打打球聊聊天，开开某个女人的玩笑，官场上的事儿向来不谈的。

所以，魏春那句话让钟子曰感觉有点儿突兀。

这事儿过了没多久，局里开始对钟子曰进行考察。又没过多久，钟子曰走马上任财务处处长。那一年，钟子曰三十九岁。按另一个朋友的话说，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

钟子曰这人平日里话不多，酒量也不算大，很沉稳很低调，不显山不露水。一听他干了财务处处长，好多人大吃一惊！我老天，莫不是又一匹黑马横空出世？消息灵通的就慢慢知道了他跟魏春有一层关系，还揣摩出一系列

别的关系，连说怪不得怪不得呢，关系就是生产力嘛！因为这一步的跨越，钟子曰跟魏春之间，倒像是多了一些细微变化，纯粹心理层面上的。钟子曰觉得，他跟魏春，关系越来越不那么纯正了。

当然，乒乓球还是要打的。不但如此，钟子曰还逐渐在魏局所在的一个圈子里越混越熟。当钟子曰感觉真正融于其中时，心里就先发了一番感慨，我钟子曰花了四十年时间，才能跟你们这帮狗日的混一起打打球啊！

所谓那帮狗日的，彼此之间对外称球友，共同的爱好自然是打乒乓球。隔三岔五地聚一下，放一放汗，再找个地方蒸一蒸，有人一起兴，晚上再凑一桌喝点儿干红。这些人从乒乓球馆出来，远远看上去，那阵势简直不同凡响！一人一车一司机，不小心让人以为是有大领导来视察。钟子曰那辆车在那一摆溜车阵里，就像鸡入了鹤群。

有一次，魏春无意中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，别以为这帮人只是打打球，我告诉你啊老钟，这帮人想联起手来干件事儿，那是所向披靡的。

钟子曰职位虽低，却不影响他在这个圈子里开始左右逢源，他手上的活儿路好。钟子曰打球历史较长，那一批球友呢，多半是后起之秀，招数稀奇古怪，纯粹一帮野路子。就像喜欢下棋的人不愿跟臭棋篓子下一样，打乒乓球的也不愿跟臭手支招，找不到感觉呀。魏春之所以找钟子曰打球，就因为跟他打有挑战欲。钟子曰根本不让着他，很卖力气，而且打得很自然。以此类推，那帮子球友喜欢钟子曰，也是冲这一层意思。

何小草是悄然出现的。

那一天钟子曰赶到俱乐部的时候，发现队伍里多了个女人。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钟子曰打眼一瞧，就感叹这个女人不简单。钟子曰就问魏春，这女的是谁？魏春说，何小草呀，我跟你说过的。又补上一句，你不见得能打过她。钟子曰又打量了几分钟，啧啧称奇，说，我打不过她，咱这一帮人没一个能打过她的。魏春就笑了，那当然，人家是进过省队的。那语气像炫耀一件私藏宝贝。

何小草经营一家知名体育品牌服装，做得很火。每年春秋季节，市里以及各家单位都要组织运动会的。那时节，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大单位，几单生意做下来就能顶一年零售了。过了没多久，何小草来找钟子曰。钟子曰这才明白局里所有参加秋季运动会的人员服装，都是由何小草提供。何小草一进门，哎呀一声，说，钟大处长，原来你就在这里？早知如此，我干嘛还

转那么大一个圈儿投别人的门子？钟子曰起初一愣，毕竟不是熟人，后来反应过来，站起来去倒水。何小草跟他东扯西扯半天才拿出发票来。钟子曰很矜持地坐着，打个电话，让内勤把钱拿来。何小草临走的时候，给钟子曰的手机振一下铃。说，这样以后好找你了。还说，你是乒乓球高手，改天找个机会打一场怎样？钟子曰连说，不敢不敢，您是科班出身啊。何小草说，看来钟处长不喜欢收女弟子。

那一次见面，应酬的成分居多。钟子曰心里很明白，要掌握住尺寸，倘若她跟魏春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自己也有退路可走。

过了不久，还真打过一次。不知是何小草故意相让，还是状态不佳，钟子曰居然稍占了上风，五局三胜。彼此惺惺相惜，互相吹捧。何小草似是意犹未尽，突然说，钟处长如果晚上没定场合，不如小女子设宴，顺便请几位好友聚一聚。钟子曰说，美女盛情，怎好驳面子？我看再重要的事儿，也必须往后放一放。何小草笑弯了腰，说，我成美女她妈了都。嘻嘻哈哈打了一圈电话。当晚，坐到酒桌上时，钟子曰挨个看过去，暗暗吃惊。多半是钟子曰熟识的官场球友。当然，包括魏春，魏大局长。

从那以后，熟了。两人经常在手机上交流一下彼此收到的短信。一开始还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久了，不管是荤的素的段子，也就蝴蝶蝴蝶满天飞。钟子曰自从干了财务处长，酒场明显多起来，有时一连几天沉醉不知归路，老婆早知管不了，也就撒了手。何小草呢，是个自由人，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后来离了，女儿跟了她。这一男一女，倒并不担心短信过火烧掉了眉毛。

又过不久，何小草给钟子曰电话，说她在干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儿。

钟子曰说，比挣钱还有意义？何小草说，钟大处长，别这么挖苦人好不好？难道我是个钻到钱眼儿里的人吗？你们男人不经常说钱是王八蛋吗？我对钱没概念，反正够花就行，我向来挣一个花三个。钟子曰说那岂不是人不敷出啊？何小草嘿地一笑，不愧是财务处长！说实话，我这有意义的事儿，都是为了你们几个。钟子曰说，我们？我们者，何人也？何小草说，再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

果然，过了一个月左右，何小草亲自登门，为钟大处长送来大红烫金请柬。钟子曰说，莫不是你要结婚？怎么一点消息也听不到？何小草撇撇红嘴唇，我对你们男人呀，早就彻底失去信心。我要是结婚，也要找一个女人。

钟子曰哎呀一声，你厉害，我服了。接过请柬来一瞧，哧儿一声笑，何老板不做服装生意，改行做乒乓球教练？何小草说，我突然发现，满足你们这帮老男人的欲望，是我活着的最大价值和意义。钟子曰与其对视半天，彼此哈哈大笑。

原来，何小草新开了一家乒乓球馆。

开业那天，钟子曰早早打发司机买一个大花篮外带一个大红包送去。等他到现场一瞧，嘿，那可真是锣鼓喧天，嘉宾如云！气氛之热烈，远远超乎钟子曰想象。他们这帮子球友，只占前去捧场的极小份额。何小草的社会交往之广泛，让钟子曰眼界大开。政界，商界，体育界，媒体圈，甚至文学艺术圈，本市许多知名人士都荟萃一堂。甚至，还有几个戴墨镜的男子来来往往，脖子上挂着金灿灿的链子，比街头粉嫩女郎牵狗用的那种还粗。

钟子曰抱着胳膊，远远地打量着在人群中穿梭的何小草，突然就那么一瞬，心动了一下！人群里的何小草，像一只穿行在花丛间的五彩蝶。平日里一身运动装的她，大大咧咧，颇有男子之风。那天却穿一件粉红色连衣裙。咦，突然不一样了，很女人了！钟子曰站在那里远远地打量何小草，她似乎也心有灵犀，扭回头来。

四目相对。阳光灿烂。

钟子曰他们这支业余乒乓球队，当然就转移到“小草乒乓球俱乐部”。钟子曰本来以为，这俱乐部只是何小草租下地盘自己开发的。后来却惊讶地获悉，就连那一片地，现在也在何小草名下！尽管在城郊接合部，但以时下的土地价格，连同建球馆装修费用，其数目定不在小。何况，她是怎么得到那块地的？钟子曰很清楚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

何小草在指导一帮小孩子练球，钟子曰悄无声息地坐在中间过道的长椅子上，样子很专注。何小草正抓着一个小小丫头的手讲球，说手形是这样，有一个倾斜度，沿着这样一条线，对，用力，再用点力！不对，力气是这样发出来的，要有爆发力！看上去，何小草很开心。钟子曰心道，人都说，商人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奸商奸商么！何小草做了这么多年商人，居然还对孩子这么有耐心！

何小草终于看到钟子曰，她安排那几个孩子自己练着，走过来打招呼，钟哥今天好早呀！何小草在不同场合，都改变着对钟子曰的称呼。钟子曰说，我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。

何小草在一边坐下，看着那帮孩子，突然换了语气，这可是我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梦想。我开始练球的时候，跟他们差不多大。那时候，我的梦想是拿世界冠军。可后来，我发现那简直太难！尤其是在咱们中国，那个梦我根本就实现不了。再后来，我就想，假如有一天我拥有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俱乐部就好啦！我一直在为之而奋斗。钟子曰扭头盯了一眼何小草。他发现何小草的眼角有点儿湿润。何小草似乎不好意思。何小草说，也许，你觉得我这个梦想很渺小吧？钟子曰在她眼神里读出女人的柔性气息。钟子曰忙说，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你猜刚才我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的梦想是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我觉得都白活了。何小草推他胳膊一下，说什么呀，都财神爷了还白活？那我们小老百姓，不如找块豆腐撞死。

魏春他们几个过了一会儿才来。看到钟子曰跟何小草坐在一起，魏春稍稍一愣神。不过数秒的事儿，还是让钟子曰给逮住。钟子曰急忙站起身来。魏春一边换球鞋，一边轻飘飘地说，子曰，你今天真早啊！

就在那一天，魏春起哄似的，一定要钟子曰跟何小草决一高下。何小草说，我跟钟处长较量过，我打不过他的。钟子曰呢，不置可否。他心里倒是不愧何小草。何小草说，我那边还有一帮孩子呢！他们都看着我，你说要是我这个老师输了，多丢人啊？可魏春不答应。魏春说，钟处长这人平日里很狂，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，你替我们出口气。

何小草笑了，那钟处长你就让着我点儿。

可这一次，谁也没让着谁。何小草释放全身能量，钟子曰呢，全力以赴。那肯定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了。不管是身在其中的何小草和钟子曰，还是在一旁观看的魏春们，都真真正正体验到一种无形魅力。钟子曰擅长反手抢拉，弧线压得很低，但这根本难不倒何小草。何小草呢，正手进攻非常凌厉，削球居然也柔中带刚。前四局打成平手，何小草面如桃花，娇喘吁吁。钟子曰偷觑一下之后，立即觉得妙不可言。他们都真正进入了一种应战状态。第五局，现场情绪一度高涨。有一个球，他俩居然打了十几个回合。

结果，钟子曰败了。

但钟子曰败得舒坦。后来，他对那场球多次进行梳理。他找到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，简直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做爱啊！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钟子曰感觉内心深处潜伏了多年的一些东西，开始丝丝拉拉生长。钟子曰多少年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啊！

要说四十一岁的钟子曰一辈子只有老婆一个女人，这也太瞧他不起。钟子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有过一个所谓的情人，很短暂。被老婆发现苗头后，啪哧一下，把火熄了。其时，女儿已四岁，钟子曰拿着当宝贝一样。本来有离婚打算，可一看女儿那张粉嘟嘟的小脸蛋儿，就动摇了。当时，钟子曰觉得很亏，甚至，觉得委屈了自己。但不久之后，他不这么想了。往深了说，他觉得这是命。浅了说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保证外面彩旗飘飘而家里红旗不倒，是男人们约定俗成的共性观念。只是，钟子曰自那以后，外面的彩旗也没了。

可没想到遇见何小草以后，风一吹，草又动了。

或许老天特意安排，要灭一灭钟子曰心里的这股子突然蹿出来的邪火。局里的一把手要去美国考察，点名只带一个财务处长去。对钟子曰来说，这可是绝佳的机会啊！多少人梦寐以求，都求不到的。另一种意义上讲，这可是领导垂青，或者，是一种暗示也未可知。

钟子曰接到领导电话时，内心深处却是先反抗了一下。

钟子曰给何小草打电话，说，我近期要去一趟美国。何小草尖叫一声，带我去吧！钟子曰说我倒是想。何小草说你算了吧，借你十个胆子你也不敢。钟子曰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不是我不敢是我没办法。何小草在那边说，趁着别人还没行动，我先给你送送行吧，我担心晚了没我的份了。最后，何小草的一句话把钟子曰吓了一跳！

何小草说，到我家里来吧！何教练亲自下厨。

电话是上午打的，接下来，钟子曰开始品尝度日如年的滋味。四十岁的男人的心里，少有这种慌乱了。心乱，就会把一切都搞乱。这一天，前来签字报销的人，肯定会觉得钟处长与往日大有不同。要在平时，钟大处长眼光多么刁钻凌厉啊！一张一张单据地看，一项一项去问询。但在这一天，他几乎拿过来顺手就签。到了下午，猛不丁地，却有省厅的领导来检查指导。一把手在会议室里作了汇报，然后亲自陪领导们下基层跑点。这样的事儿倒不必钟子曰陪同，但照惯例，如果晚上领导留下吃饭，怕是得财务处长作陪。钟子曰整个下午都很焦急，暗骂省厅领导怎么如此会选时间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凑热闹。

何小草的电话倒先来了。

何小草说，钟哥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晚上我突然有个急事儿。钟子曰

如释重负。钟子曰说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忙你的。挂掉电话，才怅然若失。不出钟子曰所料，何小草的电话挂掉不一会儿，一把手把电话直接打进来，说，你去大富豪订个大一点的房间。

订房间的事情一个电话就解决。大富豪是局里的点，专接待贵宾的。前台接电话的女服务员小周都熟悉了钟子曰的声音。小周声音甜腻，说，是钟处啊？还是老地方吗？钟子曰说，你这话可让人有想法啊。小丫头嘿嘿哈哈地笑，钟哥啊，人家可是盼着你单独约我呢。钟子曰说，你这娃，越来越没大没小，要喊钟叔。

放下电话，钟子曰顺手摸过一根烟来点上，突然觉得内心一片空荡荡的。自从他干了财务处长之后，这种感觉经常不邀而至，莫名其妙就来上那么一下。钟子曰的脑子里冒出一个词儿，叫自我。他对自己说，钟子曰你现在已经失去自我。若再追溯过去，钟子曰早年还是一个诗人呢。三十岁左右的时候，钟子曰自费出过一本诗集。那个时候，钟子曰满怀激情，眼里除了诗，别的都算一个屁。他跟市里文学圈里的人熟得很，酒桌上喝高了，站起来就声情并茂朗诵自己的或别人的诗。情人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。然而，随着柴米油盐不断浸透，钟子曰灵魂深处的诗性，也逐渐被淹没。点点滴滴积攒下来，钟子曰发现，残酷的现实比那些狗屁诗句更有杀伤力。那些貌似优美的句子，再也沒来骚扰过钟子曰。当然，他也没有主动去探索。

现在一想，恍如隔世。

但是，当钟子曰走下轿车，走向大富豪门口，漂亮的礼仪小姐为他缓缓推动旋转门的时候，他的头昂起来，脚步沉实地向前迈进。现在他必须得扮演另一个角色，寻找另一种感觉。人这一生，会有很多种角色，不同的角色带给人不同的感觉。但有些感觉注定不能同时让你拥有。舍此而就彼，或舍彼而就此，必须选择其一。而且，你钟子曰很清楚，这取舍之间的事儿，有时候，你自己说了根本不算。

市委领导出面坐主陪，一把手坐下首，晚宴规格便高了。省厅领导们倒也很给面子，摆出来者不拒的架势，既显示了酒桌上的诚意，当然也暗含着对考察工作的肯定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喝吧。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场合，钟子曰还没等捉对厮杀呢，就先败下阵来，但再狼狈，也绝对不能临阵脱逃。一把手扔过一个眼色，你就得心领神会，主动出击。钟子曰一连接了两个眼色，暗道一声，不好！他强忍着那口气，稍坐一会儿，便离席去洗手间，可

里面有人捷足先登。钟子曰于是趁机摆脱战局，溜到房外，他得先去楼道尽头的洗手间大吐特吐。钟子曰蹲在那里好半天，四周嗡嗡作响。他抬头看一眼房顶，突然想如果趴在房顶往下看，蹲在四面木板墙壁里的这个钟子曰，肯定很好玩儿吧？钟子曰仰着头跟假想的窥视的那个他嘿嘿对笑一声，随后摁一下按钮，哗的一下，呕吐物不见了。

钟子曰站起来的动作有点儿猛，把自己弄得一阵迷糊，闭着眼睛稍事休息，这才清醒多了。他晃动着身体走出来，站到一面镜子前，刚要捧水洗手，突然看见镜子里有个人！回头一看，明明是没别人的。他这才开始问自己，难道这个人是钟子曰？怎么可能？老成这个样子啦！还满脸的泪水，简直奇丑无比！他双手接了一捧水，扑在脸上，揉揉眼睛，又去打量镜子里的那个人，稍顿片刻，他伸手给了自己右脸一巴掌，笑了，一边笑着，一边靠得更近，去端详眼角的皱纹。

就在那时，身后有一男一女的声音。

女的说，干吗要喝那么多酒？

男的说，看见你高兴。你说，我能喝不多吗？

钟子曰的笑，啪一下僵在镜子里。他听清楚了，那是魏春和何小草。还没转回身，就看到魏春那张瘦长的脸先挤进了镜子。钟子曰在瞬息之间，把那个笑脸从镜子上揭下来，转回身面对魏春，说，哈，这么巧啊？魏春说，子曰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也是你们单位的根据地。

何小草的脸上出现片刻尴尬，但一闪而过。何小草说，哎呀！不得了，上个厕所都碰到两个领导。钟子曰一直保持着那个笑，小心翼翼的。钟子曰说，今天省厅的领导来了。魏春摇晃着去男区，推门前回头说，子曰，你别说我在这里啊。钟子曰说，好的，我不说。

何小草却突然说，等会儿我给你补上，好不好？

钟子曰没听明白。

何小草说，你等会儿接我电话。说完，进了女区。

果然，钟子曰回到房间里不久，何小草的电话进来。钟子曰拿出电话，看一眼，果断摁下拒接键。何小草又打了几次，钟子曰已经把电话调到振动上，塞进衣服架上的外衣口袋里。钟子曰警告自己，何小草这个女人你不能接近了。否则，连魏春这个朋友都没了。魏春对你不错，你们俩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把关系搞僵？后来，何小草发来一条短信，说，只要你想吃我做的

菜，今晚不管几点来，我都做给你吃。可钟子曰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。

钟子曰送走所有领导，才回身进大厅去签字。那个晚上，注定要发生一些事情的。要不是偶然碰到魏春和何小草，钟子曰不会感觉心情不爽，不会脑子里乱作一团。要不是在签字的时候，服务员小周又跟他开了一句玩笑，他就不会突发奇想，冒出那样一句话。

小周顽皮地一笑，钟哥，什么时候约我在老地方见？

钟子曰看到小周身边无人，脱口而出，一会儿约你，好不好？

小周似乎一愣，抬头盯着他，追问一句，真的？

钟子曰低了声音，钟哥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

小周迟疑一下，拿过一张纸来，写了一串号码，迅速把纸条塞到钟子曰手里。钟子曰握着那张纸条，走出大富豪。在车上，他悄悄展开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号码。他把纸条装进口袋，告诉司机把车开到帝都。他说有几个朋友在那里等我打牌。走进帝都大厅，他把手机拿出来。那个时候，何小草的短信还没进来，只是几个未接电话，钟子曰一一删除，而且把何小草的电话号码也删掉了。钟子曰开了一个房间，进去后便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拨打过去。

钟子曰犹豫片刻，方说，帝都，206。

小周顿了好半天，我二十分钟后下班。

那件事情过了好久，钟子曰都弄不明白，当时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态。可那件事情，就如此简单地发生了。

小周像一条滑溜的鱼溜进房间的时候，钟子曰躺在床上，已经摆弄了好半天遥控器，他把所有电视频道来回翻了无数次。小周插上门闩，才过来把钟子曰抱住。钟子曰觉得稍稍不适应。钟子曰说，只知道你姓周，还不知你名字呢。小周说，我叫周雪雁。钟子曰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，他莫名其妙地连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喝多了真是喝多了。周雪雁面带微笑瞧着他，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变故。钟子曰感觉面前那张脸很陌生。周雪雁说，钟处你干吗这样？钟子曰说，我没想别的，就想找个人说说话。说完后就想扇自己一巴掌。你他妈真是卑鄙！你是这么想的吗？你都已经脱得浑身上下只剩一件内裤了。周雪雁悄然靠近，把他推倒在床上。周雪雁说，好呀，钟哥，那咱就说说说话。

整个过程中，谁也没说话。

周雪雁叫得倒是很欢快。

钟子曰从那个身体上滚落下来的时候，他也没去仔细端详那张脸。钟子曰居然很没出息地哭了！钟子曰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只感觉自己的泪水汨汨地冒出来，溢出眼角，沿着一条皱纹，经过耳朵边，钻进后脑勺部位的头发里。周雪雁起初一动不动，后来猛地一下抬起头，小猫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慢慢把脸凑到钟子曰那张脸上方。周雪雁突然笑了。哈，你这是干吗呀？我又没强奸你！

这期间，钟子曰迷糊了一阵。后来，突然醒了。钟子曰心慌意乱地穿上衣服，说你在这里睡吧，我要回家。周雪雁嗯了一声。临出门的时候，钟子曰干了一件傻事儿。他转回身来，掏出钱包，要拿钱给周雪雁。周雪雁本还是慵懒地微笑着，此时似乎愣住了，慢慢地，脸上就冷若冰霜。

周雪雁说，我那个包里，有一本书，送给你，你拿走吧！

钟子曰本来手里拿着钱包，很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此时如蒙大赦。他拉开皮包拉链，里面果然有一本书。钟子曰抓在手上，小偷一般溜出了房间。走出电梯，刚想把那本书扔进垃圾桶，但无意中瞥了一眼封面，却愣住了！那是一本看上去挺旧的书。严格来说，是一本诗集。钟子曰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瞧，立刻就像捡起了一个遥远的记忆。诗集的名字叫《麦穗儿成长的声音》。作者是钟子曰。
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钟子曰和他的一把手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在异域的土地上跑来跑去。对钟子曰来说，这一行程的收获可谓巨大。平日里难以接近的一把手，在异域他乡，似乎变成了一个茫然无助的孩子。钟子曰很欣喜地看到，一把手对其信任度一路飙升。一些完全细节性的或者说隐私性的东西，都让钟子曰悄然掌握到了。比如，一把手的呼噜声震天般响亮，一把手也喜欢讲黄段子，一个连着一个，颇有智慧。而且，钟子曰还发现一个秘密。有一天，一把手在连续发短信，钟子曰算了一下，那个时刻的国内应该是凌晨两点左右。

回到国内，两个奴隶一下子找到当主子的感觉。给一把手接风洗尘的场合，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月。适宜钟子曰出场的，一把手必定喊着他。当然，魏春安排的那一场，钟子曰还像桥梁和纽带一样，必不可少。

魏春见了他俩，先哈哈笑着说，张局，你没把我老同学带坏了吧？一把手姓张。张局也回头一笑，你问问老钟谁带坏了谁？瞧瞧，都喊老钟了！

这场酒又怎能不其乐融融？由于捎带着一起给钟子曰洗了尘，魏局也就没再单独安排。钟子曰呢，虽说比张局的洗尘酒少一些，但也够他忙活的。局里其他科室一把手，哪一个不赶紧趁此大好时光巴结财务处长呢？就好比年底送礼，送到的未必让人记住，不送的却是必定被人掂量一番的。钟子曰差不多也应酬了一个月。他本不善酒，且不善托大不善拒绝，那一个月就真正是累。但累得舒坦，累得有感觉。尤其是酒桌上，你拿手一指，某某，你干了那一杯！那人立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脸上还带着荣幸之至的状态。这简直奇妙无比！

周雪雁不在大富豪前台了。钟子曰去签过几次字，却发现换了另一个小姑娘。他几次想问一问周雪雁去了哪里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对钟子曰来说，周雪雁就像个影子，或者像一个梦中的人物那样虚幻。甚至，他想不起那小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。

整整一个冬天，钟子曰没去打一次乒乓球。倒不完全因为天气冷，现在的钟子曰真正变成大忙人。也未必是此前他就不忙。但此前的钟子曰，尚还有一丝拒绝之心，小心翼翼的，不敢露出得志便猖狂之态。与张局出一趟国回来，他心态大变，感觉此前的确不成熟。现在，他要充分享受那一种状态，或者感觉。钟子曰开始如鱼得水。

偶尔，躺在办公室沙发上时，他会拿出周雪雁所赠的那本诗集读一读。但真正读不下去。其目的也似乎只是反复打量扉页上他多年之前写下的那几个字：请龙某某先生雅正。这个龙某某是谁？他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周雪雁跟龙某某什么关系呢？她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本诗集的？有时，会打量着自己的那张照片，看上那么一会儿，说一句，那时候真是嫩哪。

照片上的钟子曰留着长发，蓄着小胡子。

何小草再次出现，是第二年春天。

何小草说，钟大处长真是一点机会也不给人啊！钟子曰说，此话怎讲？何小草说，你我瞎子吃水饺，心里有数。钟子曰微笑，可我真是糊涂着啊。该不是又想跟我打乒乓球？说完这话，钟子曰心内稍稍一痛。何小草说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啦，平生有一次足矣！

何小草亮明来意，春季运动会马上开始啦，服装的事儿，既然有钟处长这权重位高的老情人，她就不去绕圈子了。钟子曰说，错，错了一个字，是老熟人。何小草说你这么大个处长，还在乎这一个字儿？钟子曰说，换一字

海阔天空。说着，拿起电话打给工会王主席。王主席在那边嗫嚅半天，意思是他已答应了别人，不好绕口。钟子曰啪地一下挂掉电话。何小草问怎么回事。钟子曰笑眯眯地说，你放心，没问题。

他的话还未落，何小草尖叫一声，哎呀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你这本诗集。钟子曰看完那本诗集，忘记收起来了。钟子曰说，见笑见笑。何小草说，你在当年可是赫赫有名。现在文学圈那帮朋友提起你，还津津乐道哪。钟子曰说，年轻的时候谁不做点儿傻事。何小草说，你现在还老啊？

工会主席敲门而入，何小草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你好啊，王主席！瘦骨嶙峋的王主席很隆重地弯腰与何小草握罢了手，转脸对钟子曰，钟处长你怎么不早说？让何老板打发个人直接找我不就行了。说着，顺手递给钟子曰一摞发票。钟子曰上上下下打量他，你说你这叫什么人哪？今天，我绝对不给你签！王主席并不笑，说你要不签，我就不答应何老板这事儿。钟子曰骂道，操！一边笑嘻嘻地拿过发票来，一一签了。王主席诺诺而出。

何小草忍不住笑。

何小草说，这下子，人家有话说啦，钟大处长为了一个女人，置原则而不顾。钟子曰说，狗屁啊，他这个人你不这样不行。

何小草站起来，突然说，你知道这些日子，我在研究什么吗？钟子曰说，难道何教练又要转身，去做研究员？何小草说，纯粹是业余的。我在研究一个叫钟子曰的家伙。这家伙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惊讶。钟子曰说，这人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？何小草说，可取之处太多。你看，五六年的农村生活，十几年读书生涯。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，写的诗迷倒一大片女生。接下来，写诗十年，其间，艳遇一次，想跟一个叫马晓雅的女人缠缠绵绵走天涯。但随之转身，步入政界，五年信访处副处长，调处无数上访案件。再后来却摇身一变，成一方财神爷。自古及今，从文者难从政，从政者少文采。可这个人不管为文为政，都占尽风流。你说，这不是很有研究头吗？

钟子曰眨巴着眼睛，照你这一说，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儿魅力。

何小草说，那当然啦，我都快要破例爱上他啦！

钟子曰说，像何研究员这样的佳人，怎么会轻易爱上一个鲁莽之徒？

何小草说，该鲁莽之徒鲁莽得很文雅，很可爱。

何小草一走，钟子曰躺在旋转椅靠背上，琢磨半天，然后提起电话就打给了魏春。他说，魏局什么时候有空再去打乒乓球？魏春呵呵一笑，老钟你